

神的平衡器

陈奕璐 著

[INVISIBLE PALM]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624年，核战后的地球被分为19个区，污染最严重的第五区被称为“废城”，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他们每天出门断了喉咙，夜幕降临的时候，自己的孩

住这个
土被人咬



他15岁，有一双干净的灰色眼睛，喜欢畏惧他的人，称他为“炎修罗”。

云压境。

知道他过去的人，称他为——“三千相宴夜”。

3000年，一个少年，一个愿望，一个改变地球历史的起点。

ISBN 978-7-5354-5056-2



9 787535 450562 >

定价：24.8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的平衡器 / 陈奕潞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54-5056-2

I. ①神…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364号

神的平衡器

陈奕潞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王晓日 方钊

特约编辑: 张叶青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设计师: yeile

内页设计: 车球

封面摄影: 马达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6.75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3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定价: 24.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神的平衡器

陈奕潞 著

PRODUCER _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 _CHEN XI WANG XIAORI FANG ZHAO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YE QING [FROM ZUI]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ifactor.com]
COVER ART _ YEILE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CHURCHILL [FROM ZUI Fac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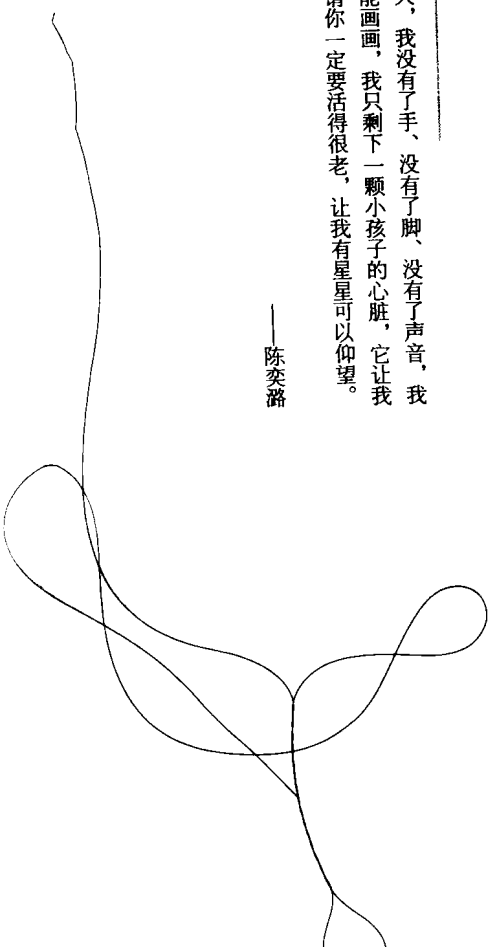
©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梦见有一天，我没有了手、没有了脚、没有了声音，我不能写字不能画画，我只剩下一颗小孩子的心脏，它让我对你说——请你一定要活得很老，让我有星星可以仰望。

——陈奕潞





神的平衡器

序	章	矮人的花园	007
第 一 章		鱼	011
第 二 章		鸢尾	027
第 三 章		死神的爱女	041
第 四 章		恶徒	067
第 五 章		蜉蝣	083
第 六 章		浣洗者	097
第 七 章		伤者	117





CONTENTS

第 八 章	空之时刻	137
第 九 章	三个小孩与捉鬼游戏	143
第 十 章	声音的鸟笼	153
第十一章	血	161
第十二章	旋锁者之舞	181
第十三章	窗	213
第十四章	重力	233
第十五章	亡者	245





序章·矮人的花园



二〇〇五年我刚上大学的那一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古代的庙宇、红红的灯笼，也有奶奶家小小的房子、屋檐前的辣椒、哥哥和姐姐陪我一起抓蜻蜓……我梦见我之前上学的地方，梦见小时候害怕的那些灯火妖冶的街，梦见坏人和好人，梦见鬼怪和外星人。我想我不是个很外向的人，不然不会在梦里看见这么多难以解释的东西。书里说白天压力太大的人，夜里容易产生梦魇。我想我那个时候，应该还算勤奋好学的。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我始终没有变。没有遭遇太大的挫折，没有被推到极高的地方而后又摔下来，没有认真地为自己争过什么。这样的我，说得好听一些是超脱淡泊，说得不好听点儿，就是自闭内向了。

然而自闭又软弱的小孩，却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我在心里修了一座漂亮的花园，有花开，有日落。有时候我会一个人静静地看它成长，有时

候我也会想，如果能有个小孩子陪我一起就好了。哪怕他会踩坏我种的小南瓜，哪怕他会带着毛毛虫来，哪怕他说：你这个哪里是花园，不就是个荒草堆么？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宴夜了。很小是指，我还会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不会拿奶奶院子里的泥巴捏小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为什么楼房只有一个入口，百货商店和医院却有四道门？为什么彩虹只有七种颜色？为什么商场里有电梯，我们家和学校里却没有电梯？为什么我之前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害怕，听完姐姐讲的鬼故事之后，就觉得到处都是鬼影子呢？

我认识的人里面，有在小学六年级成为大人的，有在初中一年级成为大人的，有在高中三年里蜕变成大人的。我和他们比起来，又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那些梦，我能理解一个孩子的惶惑、恐惧、不安，而这些看似黑暗的东西，会带来彩虹一样的世界。不幸的是，我变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大人，经常活在梦境里，结果荒疏了在现实世界活下去所需要的十八般武艺。

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怀感激。

大人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种运转的方式。就像词典里每个字的读音和解释，独一无二。然而他们忘了，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可能的成长方向。向南、向北、向天、向海、向从未被定义的另一个时空。这些分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现实杀掉，就像不茁壮的野草被成年的树掠夺养分，最终消亡。于是这些本可能成为真实的世界变成了“梦”，它保护着每个人的童年，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不再需要藏在梦里面。

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梦虽然紧靠着现实这棵大树生长，然而它活了下来，并在有生之年，开出了一朵小小的七色花。我用这朵花的第一瓣许了一个愿，我希望那个叫做宴夜的孩子能够活过来，不再像匹诺曹

那样被人所操纵，希望他得到和我一样真实的生命，希望他得到爱。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踉踉跄跄、磕磕绊绊、饱含艰辛、并不圆满……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我知道我要感谢许多人，无论是帮我锄草的好人们，还是偷偷在田里挖蚯蚓的坏小子们……没有你们，我只能一辈子做一个空守花园的小矮人。

至于那朵许愿的七色花剩下的花瓣，就留给那些等在我花园门口，或误入我庭园的孩子和大人们吧。希望你们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棵树，或倚靠，或睡在树梢蝉鸣里，唯愿午安。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章·鱼

这里是哪儿？第五区。第五区是什么地方？上次世界大战后核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变异人是什么？就是遭到核辐射后，变得不再像人的人。他们咬人么？咬的，尤其是你这样四肢健全，皮肤上没有疤痕的小朋友。



出了三条街，那条狗仍然跟着他。它的眼睛埋在灰白色的长毛里，舌头凶险地耷拉在嘴外面。宴夜选了条平时不常走的路，围着居民小区开始兜圈子。卖雪糕的老伯看着他笑，玩跳绳的小孩开心地数着数，黑色的汽车玻璃反射着他身后的路，它站在那里，头和身子被弯曲成奇异的“C”形。电话在这时候响了，欢快的音乐声在人和狗之间久久回荡。

“你在哪儿呢？”

“往家走呢。有什么事么？”

“有点儿事。你先别回家，手里还有钱么？”

他翻出钱包，“还有二十块。出什么事了么？”

“来了几个客人，想要见你一面。”

电话那边的人停了一下，给他足够的反应时间。他说：“我这里也有一位，四条腿的。”

话筒沙沙地响，有人模糊地叹了口气。“记得上次我带你去的那个拆迁区么？到那儿去。我争取八点前和你会合，在那之前，你千万别从那

里面出来。如果我没有来，到废都‘HANLI STREET 1092#号’那里，我的东西都在那儿了。”

“别多说了，你也多加小心。”

对方没有回话，然后忽然传来东西打碎的声音。他说：“妈？”

又过了几秒，气喘吁吁的女人拿起话筒，“记住，如果我没有到，立刻拿着笔记离开第五区。”

电话挂断了。

市里的公车开不到那里。坡太陡了，轮子上不去。红色的带子从南一直扯到北面，围绕建筑群整整一周。宴夜走到那里的时候，街灯刚好亮起来。那条狗停在了马路对面，没有跟过来。它眯着眼睛在那里摇尾巴，身边吃雪糕的小孩好奇地拍着它的头。从宴夜站的地方看过去，它张开的嘴好像一个笑容。

那个守门人以一只猫的样子出现，绿色的眼白色的须。它一面叫着一面沿着铁丝网快速地走。宴夜在外面紧紧地跟着，记下它的步数。第五十三步的时候，猫又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禁区外面没有灯，面前是一片漆黑的陌生领域，铁丝网里面，是看不清脸孔的破败建筑。宴夜拿出手电筒，按照之前守门人的步数向禁区里面打信号。当他打完的时候，铁丝网分成了两半，下面的那半自己沉了下去，让出一个小小的入口。他呵住手电筒，像猫一样钻进去，钻到一半的时候，背包忽然卡住不动了。

他侧过头，借着电筒微弱的蓝白色光，看见一张满是獠牙的嘴和一条猩红色的舌头。

“呵……”它嘶嘶地说。

背包是被铁丝网钩住的，那只狗的牙齿和爪子都还闲着。看到这些后，宴夜用三分之一秒的时间做出了决定。他后退了一步，解开了背包的搭扣，背包掉下去，铁丝网随之闭合。他转身快走，远处的探照灯照进来，残破的瓦砾和茂密的蒿草遍布的地面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荧荧的青色光，诡异而又鲜明地一晃一晃。宴夜一面走一面记下路上的标志——一套茶色的矮屋、一盏红色的灯笼、一道通向地下的台阶、一面涂满彩画的废碑、一只被人钉在树上的老鼠……一只公鸡标本站在废屋顶上，以四十五度的姿势向地面倾斜着。它满脸仇恨地望着对面，那里的灯管白光耀眼，

纷飞的虫蛾们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发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嗡嗡声。

“你来得真慢。”

那男人提着一盏绿色的灯，突兀地出现在道路正中。线样的眼睛，线样的嘴唇，白得近乎透明的脸孔。他扛着个小孩，十分相熟地伸出一只手，“我是这里的看守，你妈妈让我在这里等你的。”

宴夜看着那手，没动，“能给我看下你的身份证明么？”

男人把灯火举到面前，额头上赫然显露出银白色的鬼脸图案。

男人把灯火移开，笑笑，“可以了吧？”

十一岁的男孩瘦削而单薄，他穿着宽大的运动服，浅棕色的短发遮住了一只眼睛。他合着苍白的唇，没有应声。拆迁区的废屋密集，断壁残垣勾勒出阴森恐怖的迷宫图景。男人提着灯在前面带路，肥硕的身形在破瓦乱草间穿行如飞。七八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两幢紧挨着的公寓楼面前，楼与楼之间的缝隙不足半米，被小叶的藤蔓植物所覆满。叶帐后是条细长的小巷，墙上同样点着青色的灯。又走了十几分钟，眼前忽然明亮。那是间装潢精细的大厅，有着暗红和米白相间的光滑地砖。正对面是雕花扶手的旋梯，灯从头顶的曲形天花板投照下来。男人旋开黄铜螺钮，白色的灯渐渐亮了起来。他把肩上的那个孩子放到靠门的沙发上，长长地嘘了口气。

“坐吧。到这里就安全了。除了我们的人，没人进得来的。”

“这里是哪儿？”

“TIA学院的旧图书馆。之前的院长先生和你妈妈是好朋友，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本来一出门就要去接你的，半道碰上了这个丫头……今天麻烦事还真多啊。”

“她是谁？”

“也是别人托付给我的，是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不说这个了，知道追你的是什么人么？”

“不生犬。”

“冲你妈妈的笔记来的？”

宴夜看着他，没有回答。那人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给你倒杯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她晕过去有阵子了。”

他穿过走廊，向另一个房间走去。门关拢时，吱嘎一响。宴夜在